

·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



战地钟声

〔美〕海明威著

程中瑞译

• 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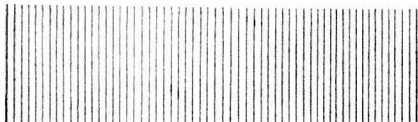
(全译本)

战地钟声

〔美〕海明威著

程中瑞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Ernest Hemingway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本书根据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40 年硬面本译出

战地钟声

——丧钟为谁鸣

(美)海明威著

程中瑞译

王永年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412,000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0 册

ISBN7-5327-1122-6/I·632

定价: 4.45 元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个碎片，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掉一块泥巴，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岬，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鸣；丧钟为你鸣。^①

约翰·堂恩

① 引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John Donne, 1571或1572—1631)于一六二三年写的《祈祷文集》第十七篇。

第一章

他匍匐在树林里褐色的、积着一层松针的地上，交叉的手臂支着下颚；在高高的上空，风在松树顶上呼啸。他俯躺着的山坡坡度不大，再往下却很陡峭，他看得到黑色的柏油路蜿蜒穿过山口。沿柏油路有条小河，山口远处的小河边有家锯木厂，拦水坝的泄水在夏天的阳光下泛着白光。

“那就是锯木厂吗？”他问。

“就是。”

“我记不得了。”

“那是你离开这儿以后造的。老锯木厂还在前面，离山口很远。”

他在地摊开影印的军用地图，仔细端详。老头儿从他肩后看着。他是个结实的矮老头儿，身穿农民的黑罩衣和硬邦邦的灰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他爬了山，刚停下来，正在大口喘气，一手搁在他们带来的两只沉重的背包的一只上面。

“这么说从这里望不到那座桥了。”

“望不到，”老头儿说。“这山口一带地势比较平坦，水流不急。再往前，公路拐进林子不见了，那里地势突然低下去，有个挺深的峡谷——”

“我记得。”

“峡谷上面就是那座桥。”

“他们的哨所在哪儿？”

“你看到的锯木厂那边有一个。”

这个正在研究地形的年轻人从他褪色的黄褐色法兰绒衬衫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帕擦擦镜片，转动目镜，直到锯木厂的板壁突然显得清晰。他还看到了门边的一条长板凳，安放圆锯的敞棚后面堆起的一大堆木屑；他还看到把小河对岸山坡上的木材运下来的滑槽的一段。小河在望远镜里显得清澈而平静，打着旋涡的水从拦水坝泻下来，底下的水花在风中飞

溅。

“没有岗哨。”

“锯木房里有冒烟，”老头儿说。“还有晒衣绳上挂着衣服。”

“这些我见到了，但看不到岗哨。”

“说不定他在背阴处，”老头儿解释说。“那儿现在挺热。他也许在我们看不到的背阴那头。”

“可能。另一个哨所在哪里？”

“在桥下方。在养路工的小屋边，离山口五公里的里程碑那里。”

“这里有多少士兵？”他指指锯木厂。

“也许有四个，加上一个班长。”

“下面呢？”

“要多些。我能探听明白。”

“那么桥头呢？”

“总是两个。每边一个。”

“我们需要一批人手，”他说。“你能召集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能召集多少，”老头儿说。“这一带山里现在就有不少人。”

“多少？”

“有一百多个。不过他们分成了小股。你需要多少人？”

“等我们勘察了桥以后再跟你说。”

“你想现在就去勘察桥？”

“不。现在想去找个地方把这炸药藏起来，要用的时候再去取。我希望把它藏在最安全的地方，假如可能的话，离桥不能超过半小时的路程。”

“那简单，”老头儿说。“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到桥头全都是下坡路。不过，现在要去那儿倒得认真地爬一会儿山哪。你饿吗？”

“饿，”年轻人说。“不过，我们过后再吃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他竟把名字都忘了，这对他来说是个不祥之兆。

“安塞尔莫，”老头儿说。“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我来帮你拿那只背包。”

这年轻人是个瘦高个儿，长着闪亮的金发和一张饱经风霜和日晒的脸，他穿着一件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衬衫，一条农民的裤子和一双绳底鞋。他弯下腰去，一条胳膊伸进背包皮带圈里，把那沉重的背包甩上肩头。

他把另一条胳膊伸进另一条皮带圈里，使背包的重量全压在背上。他衬衫上原先被背包压住的地方还是汗湿的。

“我把它背上啦，”他说。“我们怎么走？”

“咱俩爬山，”安塞尔莫说。

他们被背包压得弯下了腰，身上淌着汗，在山坡上的松树林里一步步向上爬。年轻人发现林中并没有路径，但是他们继续向上攀登，绕到前山，这时跨过了一条小溪，老头儿踩着山石河床的边缘稳健地走在前面。这时，山路更陡峭，爬山更艰难了，到后来，溪水似乎是从他们头顶上一个平滑的花岗石悬崖边上直泻下来，于是老头儿在悬崖下停了步，等着年轻人赶上来。

“你爬山行不行？”

“行，”年轻人说。他大汗淋漓，因为爬了陡峭的山路，大腿的肌肉抽搐起来。

“在这里等我。我先去通知他们。你带了这玩意儿总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

“哪怕开开玩笑也不希望，”年轻人说。“路远吗？”

“很近。怎么称呼你？”

“罗伯托^①，”年轻人回答。他卸下背包，轻轻地放在溪边两块大圆石之间。

“那么就在这儿等着，罗伯托，我就回来接你。”

“好，”年轻人说。“难道你打算以后走这条路到下面桥头去吗？”

“不。我们到桥头去得走另一条路。那条路近一些，比较容易走。”

“我不想把这东西藏得离桥太远。”

“你瞧着办吧。要是你不满意，我们另找地方。”

“我们瞧着办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边，看着老头儿攀登悬崖。这悬崖不难攀登，而且这年轻人发现，从老头儿不用摸索就找到攀手地方的利落样子看来，这地方他已经爬过多次了。然而，凡是爬到上面的人都一向小心翼翼地不让留下任何痕迹来。

这年轻人名叫罗伯特·乔丹，他饿极了，并且心事重重。挨饿是常有

① 这是本书主人公罗伯特·乔丹的名字的西班牙语读法的音译。

的事，但担心却不常有，因为他对自己的处境一向并不在意，并且他凭经验知道，在这一带开展敌后活动是多么容易。假如你有个好向导的话，在敌后活动也好，在他们防线中间穿插也好，都不是难事。问题只在于如果被敌人抓住，事情就不好办了；此外，就是判断可以信任谁的问题。你要么完全信任和你一起工作的人，要么丝毫也别信任，在这方面你必须作出决定。这些都不使他发愁，但是还有别的问题呢。

这个安塞尔莫一直是个好向导，他走山路的本领真了不起。罗伯特·乔丹自己也走惯山路，但是，从黎明前一直陪他走到现在，知道这老家伙准能叫他走垮。到目前为止，除了判断力以外，罗伯特·乔丹事事都信得过这个安塞尔莫。他还没机会考验这老头儿的判断力，不过，反正这一回应该由他自己来负责作出判断了。不，他不愁安塞尔莫，而炸桥的事也不见得比许多别的事更难办。随便什么样的桥，只要你叫得出名堂的，他都会炸，各种大小和结构的桥，他都炸过。即使这座桥比安塞尔莫所介绍的大两倍，这两只背包里的炸药和装置也足够把它全炸掉，因为他记得一九三三年徒步旅行到拉格兰哈去的时候曾走过这座桥，而且戈尔兹^①前晚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一幢房子的楼上曾给他念过关于这座桥的资料。

① 西班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四日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的国会选举中，以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左派等为中坚力量的人民阵线取得了压倒多数，成立联合政府。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开武装支持下，佛朗哥将军于七月十八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叛乱，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等右派集团及各地驻军纷起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西班牙西北及西南部。八月十四日，叛军攻陷西部边境重镇巴达霍斯，南北部队在此会师，整个西部都落入叛军之手，就集中兵力进攻首都马德里。十一月初，四支纵队兵临城下。这时形势非常危急，共和国政府被迫于十一月九日迁东部地中海边的瓦伦西亚。内战爆发后，德意源源不绝地提供飞机、大炮、坦克等军需及武装人员直接介入，英法却在“不干涉政策”的名义下对西班牙实行封锁。国际进步力量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在法国成立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纵队，于十月正式在西班牙参战，和英雄的首都人民一起，在马德里保卫战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马德里巍然不动。本书故事发生在第二年五月，地点是马德里西北的瓜达拉马山区，该山脉为西南—东北向，叛军占领着各山口，并在山顶有一道防线，但防线后深山中有几个游击小组在展开敌后活动。这时政府军司令戈尔兹将军正计划向该山区发动强攻，目的在突破敌人防线，收复山后重镇塞哥维亚。本书主人公美国志愿军罗伯特·乔丹奉命进山，和游击队取得联系，配合这次进攻，完成炸桥任务。

“炸桥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戈尔兹当时说，用铅笔在一张大地图上，指着。灯光照在他那有伤疤的光头上。“你懂吗？”

“是，我懂。”

“根本不算一回事。仅仅把桥炸掉只能算是一种失败。”

“是，将军同志。”

“应该做到的是根据发动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桥。你当然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你的权利，这就是你的任务。”

戈尔兹看看铅笔，然后用它轻轻地敲敲牙齿。

罗伯特·乔丹什么也没说。

“你明白，这就是你的权利和你的任务，”戈尔兹接着说，望着他，并对他点点头。他这时用铅笔敲敲地图。“那就是我的责任。那也正是我们无法做到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戈尔兹气愤地说。“你经历过好多次进攻，还问我为什么？有什么能保证我的命令不被变动？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取消？有什么能保证这次进攻不被推迟？有什么能保证实际发动进攻的时间和预定时间相差不超过六小时？有过一次按计划进行的进攻吗？”

“如果指挥进攻的是你，就会准时发动，”罗伯特·乔丹说。

“我从来也指挥不了，”戈尔兹说。“我只是发动而已。但我就是指挥不了。炮队不是我的。我必须提出申请。即使他们有的东西也从没按照我所要求的给我。那还是最小的事情。还有别的呢。你知道这些人的作风。没有必要详谈了。总是出问题。总是会有人来干扰。所以你现在得了解这一点。”

“那么什么时候炸桥呢？”罗伯特·乔丹问。

“在进攻开始之后。进攻一开始就炸，不能提前。这样，敌人的增援部队就不能从那条路开上来。”他用铅笔指着。“我必须肯定那条路上来不了援兵。”

“什么时候进攻？”

“我会告诉你的。但是你只能把日期和时间当作一种可能性的参考。你必须在那之前准备就绪。进攻开始后你就炸桥。明白吗？”他用铅笔指着。“他们增援兵力只能经过那条路。他们只能从那条路把坦克、大炮以及卡车开到我发动攻击的山口。我必须肯定桥要炸掉。不能提前，不然

话，如果进攻推迟，他们就可以把桥修好。那可不行。进攻开始的时候，就必须炸掉，我必须充分把握。岗哨只有两个。跟你一起去的那人刚从那里来。据说他非常可靠。你就会明白的。他在山里有人。你需要多少人，就要多少。尽可能少用人，但要够用。我不必对你多说这些事情了。”

“我怎样才能断定进攻已经开始了呢？”

“进攻将由整整一师兵力发动。先有飞机轰炸作为准备。你耳朵不聋吧？”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飞机扔炸弹的时候，进攻就开始了？”

“你不能老是这样理解，”戈尔兹说，还摇摇头。“但是这一次，你可以这样看待。这是我布置的进攻。”

“我懂了，”罗伯特·乔丹说，“老实说我不十分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十分喜欢。你要是不愿承担，现在就说。要是你认为自己干不了，现在就说。”

“我干，”罗伯特·乔丹说。“我去干，没问题。”

“我要知道的就是这一点，”戈尔兹说，“那就是桥上不能有任何东西开过来。那一点要绝对保证。”

“我懂。”

“我不要求人做这种事，并且用这种方式做，”戈尔兹接着说。“我不能命令你干这种事。我明白由于我提出的条件，你也许将被迫干些什么。我解释得很仔细，以便使你明白，明白种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任务的重要性。”

“如果桥炸了，你们怎样向拉格兰哈推进？”

“等我们攻占了山口，就着手把桥修起来。这是一次十分复杂而漂亮的军事行动，像以往一切军事行动那样复杂而漂亮。这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这是维森特·罗霍，那位失意的教授的又一杰作。我布置这次进攻，像历来那样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尽管如此，这是一次大有可为的军事行动。对于这次行动，我感到比往常乐观得多。把桥毁掉了，这一仗是可能打胜的。我们能拿下塞哥维亚。看，我来指给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你看到吗？我们的目标可不是进攻山口的顶端。我们要守住它。我们的目标在远远的那边。看——在这里——像这样——”

“我宁愿不知道，”罗伯特·乔丹说。

“好，”戈尔兹说。“这样，你到了那边就可以少一点思想负担，是吗？”

“我宁愿永远不知道。那样，不管发生什么事，泄露情况的不会是我。”

“确实是不知的好，”戈尔兹用铅笔敲敲前额。“有好多次我也希望自己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的有关桥的事，你知道吗？”

“是。那我知道。”

“我相信你是知道了，”戈尔兹说。“我不想向你多发表议论啦。我们现在来喝点酒吧。话说得不少，我很口渴了，霍丹同志。你的姓氏用西班牙语念起来很有趣，霍丹同志。”

“‘戈尔兹’用西班牙语是怎么念的，将军同志？”

“‘霍茨’，”戈尔兹露齿笑了，从喉咙深处发出这声音，就像患了重感冒咯痰似的。“‘霍茨’，”他声音嘶哑地说。“‘霍茨将军同志’。假使我早知道‘戈尔兹’在西班牙语里是这样念的，我来这里打仗以前就给自己另外取个好一点的名字了。我明知道我要来指挥一个师，随便取什么名字都可以，可是竟取了‘霍茨’。‘霍茨将军’。现在要改已经太迟了。你觉得partizan工作怎么样？”这是个俄语中的词儿，意思是在敌后打游击。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说。他露齿笑笑。“在露天活动非常有益健康。”

“我在那样年纪的时候也很喜欢这个，”戈尔兹说。“人家对我说，你炸桥是很拿手的。干起来井井有条。这只不过是听说。我还没亲眼见你干过。也许根本没有这回事。你真的把桥炸毁过吗？”这时他在开玩笑了。“把这喝了，”他递给罗伯特·乔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的把桥炸毁过吗？”

“有时候。”

“你炸这座桥，可最好不要说什么‘有时候’啊。得，咱们别再唠叨这座桥啦。关于这座桥，你现在相当清楚了。我们非常认真，所以才能开些大玩笑。听着，你在火线另一边有很多情人吗？”

“没有，没时间花在姑娘身上。”

“我不同意。任务越不正规，生活也就越不正规。你的任务太不正规了。还有，你得把头发理一理。”

“我的头发理得很合适，”罗伯特·乔丹说。要他像戈尔兹那样把头发剃光才见鬼呢。“没有姑娘，我该思考的事情已经够多啦，”他阴郁地说。

“我该穿什么样的制服？”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制服都不用穿，”戈尔兹说。“你的头发理得很不错。我是在逗你。你跟我很不一样，”戈尔兹说着又斟满了两人的酒杯。

“你思考的事情从来不仅仅是姑娘。我根本不思考。干吗要思考呢？我是将军。我从来不思考。别引诱我去思考吧。”

有个师部的人员坐在椅子上，正在研究制图板上的一张地图，这时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听不懂的语言对戈尔兹大声地说了些什么。

“闭嘴，”戈尔兹用英语说。“我想开玩笑就开。正因为我认真，才能开玩笑。现在把酒喝了就走吧。你懂了吗，呃？”

“是，”罗伯特·乔丹说。“我懂了。”

那时他们俩握了手，他敬了礼，来到外面，上了师部的汽车，老头儿正等在车内，已经睡着了。他们就乘上这辆车，一路经过瓜达拉马镇，老头儿仍然在睡觉；他们再顺着上纳瓦塞拉达的公路，来到登山俱乐部的小屋。罗伯特·乔丹在那儿睡了三小时才出发。

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戈尔兹的情景，戈尔兹有着一张永远晒不黑的白得出奇的脸，一双鹰眼，大鼻子，薄嘴唇，剃光的头上有着一一条条皱纹和伤疤。明天晚上，部队将在夜色中集合在埃斯科里亚尔城外的公路上；长行长行的卡车在黑夜中装载着步兵；配备沉重的士兵爬上卡车；机枪排把他们的枪支抬上卡车；坦克顺着垫木开上装坦克的车身很长的平板车；在深夜把一师兵力拉出去，调动布置，准备进攻山口。他不愿想这些事。那不是他的事。那是戈尔兹的事。他只有一件事要做，那才是他应该考虑的，而且必须把它计划得清清楚楚，然后听任情况怎样发展，不能发愁。发愁和恐惧一样糟糕。这只会使事情更难办。

这时，他坐在小溪边，望着山石间清澈的水流。他发现溪水对面有一簇稠密的水田芥。他涉过小溪，拔了两把，在水流中把根上的泥洗净，然后返身坐在背包旁，吃着那干净而凉爽的绿叶和鲜嫩而带辣味的茎梗。他跪在溪边，把系在腰带上的自动手枪挪到背后，免得弄潮。他两手各撑在一块岩石上，俯身去喝溪水。溪水冷彻骨髓。

他双手撑起身体，转过头来，看见老头儿正从悬崖上爬下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这地区几乎成为制服的农民黑罩衣和深灰色裤子，脚上是一双绳底鞋，还背着一支卡宾枪。这人光着脑袋。两人像山羊般灵活地从悬崖上爬下来。

他们走上前来，罗伯特·乔丹站起身。

“你好，同志，”他对背卡宾枪的人说，并且微微一笑。

“你好，”对方勉强地说。罗伯特·乔丹望着这个人满是胡子茬的大脸。这张脸盘差不多是滚圆的，脑袋也是圆圆的，脖子很短。两只眼睛小而分得很开，一双耳朵小而紧贴在脑袋上。他身子粗壮，身高五英尺十英寸左右，大手大脚，鼻子破裂过，嘴角一边被刀砍过，一道横过上唇和下颌的刀疤在满脸的胡子中露了出来。

老头儿对这个人点点头，微微一笑。

“他是这里的头儿，”他露齿笑着说，然后屈起双臂，仿佛要使肌肉鼓起来似的。他以一种半带嘲弄的钦佩神情望着这个背卡宾枪的人。“一条好汉。”

“我看得出，”罗伯特·乔丹说，又笑了笑。他不喜欢这个人的神情，心里没有一丁点儿笑意。

“你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份？”背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把别住衣袋盖的安全别针解开，从法兰绒衬衫的左胸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交给这个人。这个人摊开证件，怀疑地看看，在手里翻弄着。

罗伯特·乔丹看出原来他不识字。

“看这公章，”他说。

老头儿指指印鉴，背卡宾枪的人把证件夹在手指间翻来翻去地端详着。

“这是啥公章？”

“你以前从没见过？”

“没有。”

“有两个，”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S.I.M.——军事情报部。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

“对，那个公章我以前见过。不过在这里要我说了才算数，”对方阴郁地说。“你包里藏的什么？”

“炸药，”老头儿神气地说。“昨晚我们摸黑越过了火线，今天一整天，背着这炸药赶山路。”

“我用得着炸药，”背卡宾枪的人说。他把证件还给罗伯特·乔丹，上下打量着他。“对。炸药对我很有用。你给我带来了多少？”

“我带来的炸药不是给你的，”罗伯特·乔丹平静地对他说。“炸药另

有用处。你叫什么名字？”

“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他叫巴勃罗，”老头儿说。背卡宾枪的人阴郁地望着他们俩。

“好。我听到过很多夸你的话，”罗伯特·乔丹说。

“你听到关于我的什么话？”巴勃罗问。

“我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游击队长，你忠于共和国，并用行动证实了你的忠诚，你这个人既严肃又勇敢。我给你带来了总参谋部的问候。”

“你这些话都从哪里听来的？”巴勃罗问。罗伯特·乔丹注意到这个人一点也不吃马屁。

“从布伊特拉戈到埃斯科里亚尔，我都听说，”他说，提到了火线另一边的整个地区。

“布伊特拉戈也好，埃斯科里亚尔也好，我都没熟人，”巴勃罗对他说。

“山脉的另一边有很多人从前都不是住在那里的^①。你是哪里人？”

“阿维拉省人。你打算用炸药干什么？”

“炸毁一座桥。”

“什么桥？”

“那是我的事。”

“如果桥在这个地区，那就是我的事。你不能在紧挨你住的地方炸桥。你在一个地方住，就只能到另一个地方去活动。我这儿的事我了解。在这儿能待上一年没死掉的人了解自己的事。”

“这是我的事，”罗伯特·乔丹说。“我们可以一起商量。你愿意帮我们拿背包吗？”

“不，”巴勃罗说，摇摇头。

老头儿突然转过身，用一种罗伯特·乔丹勉强能听懂方言，迅速而愤怒地对巴勃罗说话。仿佛是在朗诵克维多的诗篇。安塞尔莫这时是在说古卡斯蒂尔语^②，大意是这样的：“你是野兽吗？是呀。你是畜生吗？经常是。你有头脑吗？不，没有。我们这次来，要干的是重要透顶的事，可你呢，只求不惊动你自家住的地方，把你自己的狐狸洞看得比人类的利益还

① 由于国内战争，很多拥护共和国政府的人从敌占区投奔到瓜达拉马山脉东南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去。

② 克维多(Quevedo; 1580—1645)：西班牙作家，著有讽刺文、流浪汉小说及诗歌等。阿维拉省及塞哥维亚省属古卡斯蒂尔地区，其方言至今带有古风。

重。比你同胞的利益还要紧。我操你的祖宗。把背包提起来。”

巴勃罗把头低了下去。

“人人都得根据实际情况干他力所能及的事，”他说。“我在这里住，就到塞哥维亚以外活动。你要是在这一带山里搞什么名堂，我们就会被敌人从这里赶出去。我们只有在这一带山里按兵不动，才待得下去。这是狐狸的原则。”

“着，”安塞尔莫尖刻地说。“这是狐狸的原则，可是我们需要的是狼。”

“我比你更像狼啊，”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看出他会拿起那个背包的。

“唏。啊……”安塞尔莫望着他说。“你居然比我更像狼，我六十八啦。”

他往地上唾了一口，摇摇头。

“你有那么大年纪吗？”罗伯特·乔丹问，看到暂时不会闹翻了，就想办法使气氛轻松些。

“到七月份满六十八岁。”

“我们能活到七月份就好了，”巴勃罗说。“我来替你背这个包，”他对罗伯特·乔丹说。“另一个让老头子背。”他现在的口气不是阴郁的，而几乎是伤心的。“这老头子力气大着哪。”

“我来背一个，”罗伯特·乔丹说。

“不，”老头儿说。“让这另一个大力气的家伙背吧。”

“我来背，”巴勃罗对他说，在他的阴郁神情中间包含着一分忧伤，使罗伯特·乔丹忐忑不安。他理解这种忧伤，在这里看到使他发愁。

“那么把卡宾枪给我，”他说。巴勃罗递给了他，他就把枪背在背上。两人在他前面带路，他们笨重地用双手双脚攀登那花岗石悬崖，翻过山脊，来到树林中一片绿色的空地。

他们沿着这片小草地的边缘走去，罗伯特·乔丹如今不带背包，轻松地迈开了大步；卸下了沉甸甸的、使人出汗的重荷，肩上换上硬邦邦的卡宾枪，倒令人愉快。他注意到这里有几处的草被牲口啃掉了，地上还有钉过系马桩的痕迹。他看得出草地上有一条把马牵到小河边去饮水时踩出来的小径，和几匹马的新鲜粪便。他想：他们是晚上把马儿拴在这里吃草、白天把它们隐蔽在树林里的。我不知道这个巴勃罗有多少匹马儿。

他现在想起了无意间看到过巴勃罗的裤子的膝盖和大腿部分被磨得油光锃亮。他想：不知道他是穿马靴，还是就穿那种麻鞋骑马的。他一定

有一大套装备。他想：可是我不喜欢他那份忧伤。那种忧伤不是好兆。那是人们在撒手不干或者背叛前所表现出的忧伤。那是一种出卖别人之前流露出来的忧伤。

在他们前面的树林里，有匹马在嘶叫，那时只有些许阳光从那稠密得几乎不见天日的树顶洒下来，穿过一棵棵褐色的松树树干，他看到了用绳子绕在树干上围成的马栏。他们走近去，马儿都把脑袋朝着他们，马栏外一棵树下有一些马鞍堆在一起，用油布遮盖着。

他们走上前去，背包的那两个人停下了脚步，罗伯特·乔丹知道他应当把马儿赞美一番。

“不错，”他说，“这些马儿真漂亮。”他转身向巴勃罗。“你还有一支配备齐全的骑兵队哪。”

绳栏里有五匹马：三匹栗色马，一匹白鬃栗色马和一匹鹿斑马。罗伯特·乔丹先把它们通盘扫了一眼，然后一匹匹加以区分，仔细打量。巴勃罗和安塞尔莫都知道它们有多少优点。巴勃罗这时骄傲地站着，脸上的忧伤消失了几分，亲切地注视着马儿，而老头儿的神态仿佛表示这些马都是他亲手突然创造出来的奇迹。

“你看这些马怎么样？”他问。

“这几匹马都是我搞来的，”巴勃罗说。罗伯特·乔丹听到他的得意的口气，自己也暗自高兴。

“那一匹，”罗伯特·乔丹说，指着其中的一匹栗色马，那是匹前额有块白斑、一只前脚是白色的大种马，“很出色。”

那匹马很漂亮，像是委拉斯开兹^①油画上的马变活了。

“都是好马呀，”巴勃罗说。“你识马吗？”

“识。”

“那可不错，”巴勃罗说。“你看得出其中有一匹有点毛病吗？”

罗伯特·乔丹明白这个不识字的人现在才真的在检查他的证件啦。

这些马儿仍旧都抬起了头望着这个人。罗伯特·乔丹从马栏的两道绳子之间钻进去，拍拍鹿斑马的屁股。他往后靠在绳栏上，注视着马匹在里面兜圈子，然后挺直了身子对它们打量了一会，等它们站停了，他弯下腰，从绳子之间钻出来。

^① 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 1599—1660)：西班牙名画家，作有不少肖像画及历史画。

“白鬃栗色马靠那边的一条后腿有点瘸，”他告诉巴勃罗，眼睛并不瞧着他。“有只蹄裂了，如果蹄铁钉得合适，不会马上出毛病，可是在硬地上多走路，就要垮掉。”

“我们弄到它的时候，马蹄就是这个样子，”巴勃罗说。

“你最好的马儿，那匹白额栗色种马的炮骨上部有个肿块，我可不喜欢。”

“那没关系，”巴勃罗说。“那是它在三天前撞出来的。要是碍事，早就出毛病了。”

他揭开油布，露出了马鞍。有两副是普通的牧人马鞍，类似美国西部牧牛郎用的马鞍；一副十分华丽的牧人马鞍，皮面上有手工精印的花纹，配着一副厚实的有脚背盖的马镫；还有两副是军用的黑皮马鞍。

“我们杀了两个民防军，”他解释军用马鞍的来历。

“那是大收获哪。”

“那时在塞哥维亚到圣玛丽亚德尔雷亚尔的那段路上，他们下了马。他们下马来查看一个赶车人的身份证。我们想办法杀了他们，没有损伤马儿。”

“你们杀了很多民防军吗？”罗伯特·乔丹问。

“杀过几个，”巴勃罗说。“杀了人而不伤马的只有这两个。”

“在阿雷瓦洛炸火车的是巴勃罗，”安塞尔莫说。“那是巴勃罗干的。”

“有个外国人参加了我们，是他动手炸的，”巴勃罗说。“你认识他吗？”

“他叫什么名字？”

“我记不得了。名字古怪得很。”

“他相貌是怎么样子的？”

“金头发白皮肤，像你一样，不过个子没你高，长着一双大手和一个断鼻梁。”

“卡希金，”罗伯特·乔丹说。“兴许是卡希金。”

“对，”巴勃罗说。“那个名字古怪得很。大概是这个名字。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在四月里就死了。”

“谁都免不了一死，”巴勃罗沮丧地说。“我们大家的收场都是这样。”

“那是大家的结局，”安塞尔莫说。“人总是这样结局的。你这是怎么啦，伙计？你肚子里有什么鬼主意啦？”